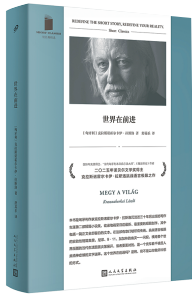


诺奖新科得主两部作品中译本10月与读者见面



获得诺奖后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的作品势必走入中国大众的阅读视野，趁着这股热风，我们似乎可以经由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·九久读书人出版的《世界在前进》这部短篇小说集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。

这部首次出版于2013年的短篇集，是一个由不同文体精心构建而成的整体结构，各篇目之间相互阐释，共同编织成了作家完整的哲学审美体系。全书的正文分为“他说”和“叙述篇”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包含九篇文本，其中篇幅最长的是首发于1993年的《普遍的忒修斯》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叙述者被一个匿名社团软禁在一栋大楼里，被迫发表了数次关于悲伤、反抗和占有等主题的演讲。另外八篇的篇幅则短得多，体裁类似于哲学札记或箴言，探讨了一些关于人类困境的核心概念。这些概念以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穿插在第二部分“叙述篇”中。不过，全书最常出现的一组核心词汇是“整体”和“部分”，通过对前述核心概念的讨论，作家试图寻找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理，亦即深藏于事物内部的整体性。这些论述试图解读的是什么在推动着世界的前进。第二部分“叙述篇”用叙事和美学表达解释了第一部分的哲学理念。这部分收录了11篇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，主人公路遍世界各地，用各种经历来阐释“他说”中的哲学命题：人类的认知能力与世界本质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一切虚无、迫切的逃离欲望都来自这个基本困境。

全书以一句“我该离开”开篇，由此引入了逃离的概念，这一概念随后贯穿整部作品。我们很快得知叙述者“他”无处可去，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美洲和亚洲，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欧洲和非洲，他的形象开始形成，他真的四处流浪，就像一根时针环游世界，但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前往的目的地，因为“人们挥挥手便轰走了他，因为真的没人在意”。那么，就必须离开地球。在这一篇中可以看见，尽管叙述者觉得“两个方向都正确”，但他并不能真正移动，这导致出走本身成为一种静止的、无目的的流浪，也是现代人类在面对无限

在“前进”的世界里 凝视深渊

◆ 舒荪乐

选择时所遭遇的困境。在探讨个人与宇宙关系的《关于速度》中，叙述者试图通过反向奔跑来超越地球的速度，却发现自己的速度无论如何都被包含在地球速度之内。这寓言化地表达了个体在整体中试图超越的徒劳。接下来的《但愿遗忘》和《美丽如斯》处理的是终极意义缺失的主题，因为“历史没有终结，什么都没有结局”，我们只能维持某种状态，亦即“坚持一些东西，保存一些东西，让一些东西持续，一些东西留存”，却无法获得终极意义，最终我们只能谈论自身，而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。然而，当人类视角成为唯一视角后，万物都将沦为“风景”，但真正的风景——具有内在意义的外部世界——却全部消失了。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与悲哀。

在进入第一部分的高潮《普遍的忒修斯》之前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排了一篇以全书标题《世界在前进》为题的篇目。它以“9·11”事件为切入点，将其比喻为“被捆绑的东西松开”，这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莫明开端。然而，人类无法用旧的语言和认知来解释这个新的现实，因此，在这样一个语言失效的世界里，人与世界的联系也随之断裂，只剩下无助与恐惧。由此，《普遍的忒修斯》中以三场讲座抛出的三个主题：论悲伤、论反叛、论占有，都是作家试图再次与世界取得联系的尝试。

第二部分“叙述篇”中，每一则故事都与“他说”中的核心概念存在系统的呼应关系，几乎是一座作家哲学观念的文学实验室。比如，《站着流浪》中，叙述者因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而陷入行动瘫痪。再比如，《银行家》通过大量重复化的碎片式对话，在福廷布劳什与世界之间建起了一堵墙，语言在这里成了阻隔而非桥梁，呼应了《世界在前进》中叙述者感到语言的无力，《总共一百人》中“人类的言语将不再有用处”。我不想一一分析每一篇故事都对应着“他说”中的哪些概念，或许读者可以去完成这项有趣的任务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几乎每一则故事都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悲伤和忧郁，这些都是作家在面对这个时代冷漠、“无意义”时产生的形而上的情绪。

(本文为《世界在前进》译后记节选)

以“无尽的句子” 书写人类的根本困境

◆ 李玲慧



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1954年1月5日出生于匈牙利，是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其作品风格以复杂的长句和后现代结构形式

泞、破败贫困的农庄中上演的绝望寓言。在那里，村民们深陷于麻木、欺骗与徒劳的日常，却因骗子伊利米阿什的归来而燃起虚幻的希望，并最终被他们心目中的“救世主”彻底洗劫和抛弃。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在等待奇迹的发生，而这种希望也被等待本身所粉碎。

《温克海姆男爵返乡》可被视为《撒旦探戈》的续篇，在核心主题上堪称完全回归了《撒旦探戈》，甚至在内容上也有呼应，“温克海姆”这个名字在《撒旦探戈》里就出现过。这本刚刚上市的新书讲述了65岁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引发的一系列荒诞故事。这位男爵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十年，欠了一大笔赌债，于暮年决定回到出生地匈牙利外省小城，希望与少时恋人重聚。城里的居民听说男爵即将返乡，以为他拥有巨额财富，并打算将这些财富捐献给小城。无休止的流言蜚语、骗子和当地政客的风波，勾勒出小城既单调又荒诞的生活场景。与此同时，教授——一位在苔藓研究领域蜚声国际、学识渊博的著名科学家，隐居在城郊荒芜之地的棚屋里，试图通过思想免疫训练让自己抵御侵害。壮观的场面不断上演，死亡和深渊若隐若现，直到最后厄运降临到毫无防备的小城居民身上……

即将上市的《赫尔施特07769》背景是一个德国图林根州的小镇，那里同样充斥着社会失序、谋杀与纵火。小说的恐怖氛围是在巴赫的艺术遗产背景下展开的，有人在巴赫纪念场的墙上涂鸦，警方试图抓获罪犯，却没有成功，一个热爱巴赫的新纳粹分子在同伴的帮助下加入了追捕行动……这部作品同样由绵长的单一句子构成，讲述了一个暴力与美感交缠的故事。



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，以表彰其“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，重申艺术力量”的杰出成就。这位新科得主寓言式地书写人类的命运、进步、弱点与缺陷。有评论家说：数十年来，他持续书写的是一个“失序的世界”，写作风格绵长、阴郁而有力。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，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“重走李白路”，其作品也写到过中国。

10月，他的两部作品中译本与读者见面：人民文学出版社·九久读书人推出的短篇小说集《世界在前进》，译林出版社的《温克海姆男爵返乡》。前者是一部有意打破所有传统、挑战语言极限的实验性短篇集；后者是《撒旦探戈》续篇。让我们进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学世界，看看那些被推向世界边缘的普通人的故事会否引起你的共鸣？——编者

见长。他被称作“匈牙利启示录大师”“卡夫卡与福克纳的综合体”。

译林出版社是国内首家引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作品的出版机构。2013年，译林出版社引进其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，当时这位作家在中国的名气还不大。2015年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获得国际布克奖（时称曼布克国际奖）后，国内其他出版机构陆续少量引进了他的作品。2019年、2021年，译林出版社先后引进《温克海姆男爵返乡》《赫尔施特07769》，译者均为著名匈牙利语翻译家余泽民。

余泽民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相识33年，友谊深厚，曾于1998年陪同后者来访中国，游历近十座城市。中国之行后余泽民翻译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短篇小说《茹兹的陷阱》，2006年发表在《小说界》上。

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多数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：“人类究竟是在进步，还是陷入了原地打转的轮回？”他曾表示：“我已经说过上千次了，我一直只想写一本书。我对第一部不满意，于是才写了第二部。我对第二部也不满意，于是又写了第三部，依此类推。现在，有了《男爵》，我就可以结束这个故事了。它可以证明，我这一生真的只写了一本书。这本书就是《撒旦探戈》，忧郁，战争与战争，男爵”。这就是我的那一本书。”就深层主题和精神内核而言，从《撒旦探戈》到《温克海姆男爵返乡》，再到更新的作品《赫尔施特07769》，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，正如诺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·奥尔森所言，堪称“末日启示录五部曲”。

《撒旦探戈》描绘了一个阴雨泥

当网文界都在“开挂”，和晓偏要“开局选错” 《凡人传》：“反爽文”叙事的“人世间”

◆ 李鹏

在玄幻修仙、穿越重生等题材占据主流的网络文学场域，被市场反复验证的“爽文”模式依然盛行。随着“开挂人生”类型写作日益饱和，一部敢于让主角在开局就“选错”的作品，便显得尤为突出。和晓的《凡人传》，正是这样一部逆流而行的作品，它以“反爽文”的叙事策略，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
2021年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上海作协开展了一项如今看来颇具前瞻性的“网络文学现实题材重点作品”征集活动。在众多作品中，《凡人传》(原名《上海凡人传》)以独特的现实主义笔触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脱颖而出，成功入选。

作为项目评审组的联络员，我从那时起便关注着这部作品。小说先后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排行榜(2022年度)、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—2023年度“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”等，并于今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份长期关注使

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其独特价值——以“反爽文”的方式回应了真实的生活。

《凡人传》的“反爽文”特质，首先体现在对“金手指”的拒绝。小说开篇，美国校长带来留学全额奖学金机会，按照“爽文”逻辑，这本应是主角扶摇直上的起点。然而，主角朱盛庸在彻夜思索后做出了一个看似“错误”的抉择：放弃机会，留下陪伴病重的外公。这个选择构成了全书的道德基石，宣告故事的驱动力不是来自外部的赋能，而是源于人物内在的责任担当。随之而来的故事并非柳暗花明，而是一连串更具体的困境：高考的压力、工作的迷茫、情感的波折、股市与楼市的诱惑和陷阱。

作品对凡俗日常的书写，让人隐约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“新写实小说”的影子。但同样将目光投向“一地鸡毛”，《凡人传》更倾向

于温情的共构。作品承认生活的艰难，却不放弃在缝隙中寻找暖意，探索普通人如何安顿自我的漫长过程，并努力为人生活赋予价值和方向。

恰恰因为这种“生活流”的叙事，小说呈现出可触可感的真实质地。当读者看到朱盛庸在处理家庭矛盾时的笨拙、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挣扎时，看到的不仅仅是角色，更可能是自己。这种“简直就是我的现状”的共鸣，取代了单纯的爽感，成为一种更深层、更高级的精神满足。它证明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放弃成功学套路，直接拥抱生活的复杂与沉重，同样能构建强大的叙事吸引力。

而《凡人传》这份真实的生活质感，又深深根植于独特的城市文化背景——上海。小说在海派都市文学传统的书写上，也有独特的发挥。作品首先深入探讨了城市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，在拥挤的筒

子楼里，高三的朱盛庸因顶撞父亲而被打，只能躲到邻居家，热心肠的阿嫂默不作声，拿出紫药水为他涂抹伤口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通过朴实的行动构建出超越血缘的邻里温情。

在此基础上，小说对“庶民智慧”的呈现为海派人情世故书写增添了温暖底色。当朱盛庸决定大专毕业后自主择业，需要家里筹措补缴2700元学费时，母亲以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化解了父子间的紧张：“就算是将他挨打的次数折算成钱，一次一块，也不止2700块了”。四两拨千斤的智慧既展现了凡人在认清生活真相后的处世之道，也凸显他们在磨难中选择与家人和解的韧性，生动而深刻。

小说的思考也进一步延伸到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之中。在《凡人传》中的上海，空间已不仅是故事的背景，更是塑造人物、生成人际关系的生命场域。从蓬莱路10

平方米小屋里贴着脚走路的小心翼翼，到筒子楼公用厨房里的人声鼎沸，再到现代小区里紧闭的防盗门，空间的变迁细腻地刻画出家庭形态的流变和社会结构的转型。

正是在这座飞速变迁的城市舞台上，小说最终探寻的是历史洪流中那份不变的人性内核。故事横跨改革开放数十年，在这样一个求快的背景下，朱盛庸们所坚守的责任、真诚等看似“无用”的品质，显得尤为可贵。不过这种坚守并非简单的道德颂歌，其内部充满了复杂性和辩证性。例如，朱盛庸放弃留学后并非心安理得，他总会半夜醒来反复咀嚼选择的意义，但他不凡，恰恰在于认清这种负担的本质后，依然选择背负。

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凡人也该被看见、被懂得。也正因如此，《凡人传》才称得上是网络文学领域一次有价值的叙事返璞归真。当一部作品不再热衷于制造虚幻的超级英雄，而是转身拥抱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、抉择并最终站稳脚跟的凡人时，它便完成了从造神叙事到人性观照的深刻转向。而这，或许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持久的魅力所在。

